焦氏四書講錄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一節

舜當時不得親自怨以為有罪一心只思慕親必要得親而後已怨慕二字是一章之主然此處且莫說明是自怨歟萬章誤為怨親

萬章曰父母愛之一節

孝子即指舜公明高以舜之心既不得親不忍若是恝然無愁也遂至於號泣而怨慕想其怨慕之意以為我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舍此之外別無所能則于職之未盡者多矣父母之不我愛亦必我有罪但不知我罪是何一項求之而不得其故將何以自解而贖罪也此所以號泣而怨慕可見舜是怨已而不怨親矣若是怨親則又何慕耶○孝子之

心五句真說破了舜的心事陽明子云舜父頑母嚚只去自諧之以孝未嘗正彼之姦俱在自家身上責備所以瞽瞍久之亦信順若有責善之意則彼未必正而是非先起矣藏骨肉之間者都要有此等心事豈惟父母哉

帝使其子一節

此條說舜怨慕之事下條則推其怨慕之心以解之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天下之士又多就之帝又將胥天下而遷之凡此皆人所不可必得者舜一旦無有之可不謂窮了然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心不得以自遂而身不得以自安此所以號泣而不容已也夫窮人無所歸形容舜之迫切甚矣非知舜之深者焉能為之[illegible]言乞[illegible]

天下之士悅之一節

天下之士悅之妻帝之二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亦若可以解憂者群乃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何也蓋其心以為此都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纔可以解憂耳○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富貴好色人悅是身外之物父母却是身所從出者外物何足以加之況得外物而父母不順此心亦何忍安然而享之乎

人少則慕父母一節

少時慕父母人之良心是如此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者而為少艾之慕有妻子則移慕父母者而為妻子之慕仕則又移慕父母者而為[illegible]之祿位此常人之因物有遷者惟大孝

之人終身慕父母雖少艾妻子不能移雖得君亦不能移而此心無異於少之時慕至五十而可卜其終身之慕者予於舜之大孝見之矣大孝之人而可疑其為怨親乎○五十而慕不是五十以後便休蓋此時少艾妻子與君都經過矣既不能移他所慕則自此以後而至於終身更有何者能移之哉○人有父子訟獄訴於陽明子者陽明曰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聽者大駭陽明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鞠養成人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鞠養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

能蓋孝處所以愈眡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空

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

大慈的父訴若聽獄父子相抱慟哭而去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二節

前二節是說舜處父子之變後二節是說舜處兄弟之變處

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聖人自是如此

問孟子嘗以舜不告為無後此處又以不告為全男女之倫

二說不同如何曰不廢男女之倫者正為後嗣之故也○懟

父母是見懟於父母然不告而娶父母不尤懟乎蓋告而不

得娶則徒懟父母而倫終廢不告而娶則父母雖懟而倫亦

明全矣○或曰舜無不告之事孟子只因萬章之問不辨其

有無而借以護明聖人之心事然歟曰不然舜不告而娶為
無後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鮮憂
此皆孟子語也豈亦因有不告而娶之問乎或曰舜在歷山
祗見瞽瞍瞽瞍已允若又緣何不告而娶歟曰舜娶二女后
還在歷山孟子云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可見娶后還在歷山下瞽瞍允若者娶后夔夔
而允若也豈是娶時已允若乎或曰如此則四岳稱舜克諧
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竟纔降以二女者非與曰此不是說舜
的父母已諧進進自治而不至於為姦乃是說舜克諧父母
以孝雖孝已至而猶不自足進進然善付治而不為姦惡所
沮格也竟見其孝之純篤故妻以二女是四岳薦舜時父母

猶未順也舜何曾告而後娶乎或曰匹夫娶天子之女父母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舜試告之安知其不樂從歟曰瞽瞍本要殺舜若娶天子之女便益遷他的嫉忌豈肯容之乎然則舜何不辭堯命而别娶也曰天子之女且不容娶矣况肯容其别娶乎舜以此娶而不告也說者不信孟子却九峯子聽傳之信誤哉

萬章曰舜之不告一節

問堯以天子告舜的父母使他無不敢抗何至於不得妻曰堯不難於制瞽瞍而[illegible]爲瞽瞍之[illegible]瞽瞍定有遮言瞽瞍的遮言一出[illegible][illegible]堯亦难于強舜了故但治之以君法不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舜知[illegible]不知當權非聖人不能用此亦可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一句讀焉字不是句絕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一節

問瞽瞍與象欲殺舜之設兇此是何故曰虞氏自窮蟬有國至於瞽瞍瞽瞍亦是[illegible]門殺其孫舜者廢嫡立少之意象要殺舜者亦是欲奪嫡之故也若是匹夫之賤忿爭之小便不到殺的地位○象憂象喜況以兄弟至情說重在喜一邊○問二嫂是天子之女豈容象得以為妻象是至不仁之人豈有托他治臣庶之理孟子何不為之辨也曰此傳訛之流不辨而自明者孟子意謂假饒有此聖人處之亦不過如是而已矣彼世有兄弟為仇誓不復見而見則恨不推永滄下[illegible]何心聽

曰然則舜偽喜一節

校人欺子產與象欺舜不同魚既烹而云舍之無迹可見其然

之誠是也欲殺兄而云愛兄其迹已露將誰欺乎但聖人之心只以天親爲重故從前之事都不計較耳○君子二句要在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是帶說的然則子產之信校人是可欺以其方也彼象以愛兄之道來亦欺之以其方者舜疾偽而不信乎○陽明子曰舜之善象固是自然而然者亦是不責備象要他爲善之意大凡文過掩慝是惡人的常態若要指摘他的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起來初時象要殺舜亦是舜要象好的心太急了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去責望人一旦象欺我以其方若又責備他欺我他的惡性定又激起來故信而喜之者正是舜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處亦是舜善化人爲善成就象的美處學者存心做慈孝者可不勉哉

不藏怒不宿怨二句新解謂仁人之於弟也直是無怒何怨可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一節

舜之於象封之也或以為放之者誤也放之猶不忍況忍誅以殺

萬章曰舜流共工一節

仁人之待弟與他人待弟不同惟知親愛之而已苟一、貴一、賤便不得以相親一、貧一、富便不足以相愛故親之必欲其貴愛之必欲其富舜封象於有庳使吏收其貢稅正以富之而愛之也使列于諸侯正以貴之而親之也親愛其弟如此而不可以為未仁乎○怨怒二字俱屬弟看弟嘗怒之而不藏其怒弟嘗怨之而不宿其怨若以屬仁人則是仁人又忍怨怒弟矣

敢問或曰放者一節

舜使吏代象治國本是欲象不得以暴民欲常常而見故源

藏直是無怨何怨可宥此意亦好

源而来是兼帶之意故謂之放者象不得有為其迹似放故或者誤以為放也雖然是一時話使吏治國者雖是欲象不得以暴民然亦是欲象無吏事之拘得以常常來而常見耳○舜處象寬厚象不得縱此其惡亦是保全他富貴的意思常常而来朝亦是薫陶他性氣的意思蓋朝廷禮儀之所在政事之所出忠孝誠敬備見於此常常而来見亦自有感化處既要他與國同休又要他同歸於善舜之處象真箇寬厚矣○有庳之封不以公廢私仁之至也其虐之禁不以私害公義之盡也後之待骨肉者無論象不象而一以此處之始終其而全矣不然若文帝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而縱之太過終而治之太掾可謂仁義兼盡哉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一節

前一段辨舜無臣君之事後一段辨舜無臣父之事

堯老而舜攝此一句已說破舜之不臣堯引堯典之言只以證其無此事引孔子之言又以明其無此理○二十有八載是舜攝位的年數舜既為天子三句言堯在時舜若為天子而堯為之臣則死當待之以臣禮乃又帥天下諸侯為堯服三年之喪是以天子之禮待堯必堯無死時猶為天子也舜既為天子而堯又為天子是二天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之理耶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一節

是詩二句斥其引詩之非勞於王事三句原其作詩之志說詩者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而已五句又示以泥辭之

病○文是詩之一字辭是詩之一句不以文害辭者文不能盡辭之義也不以辭害志者辭不能盡人之志也惟以戒之意而迎取詩人之志是為得之此四句不止可用於說詩大凡說書都要如此若只以辭而已縱使義理可通猶為涉私穿鑿而不免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而實有所不可行者乎○雲漢詩後要補云知雲漢之不可辭泥則知北山之亦可意逆矣豈可泥其辭而謂天子可以臣父哉

孝子之至一節

孝子之至一句提起若尊親養親纔見孝之至處尊親之至輕帶過不是以養為緊養之至也養與尊平頭下分兩項說可知矣為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是養之至舜之孝如

此便是至孝而爲法於天下矣求言孝思孝維則之詩其乃此之謂與

書曰祇載見瞽瞍一節

是爲父不得而子是借其說而反之父可以化子者瞽瞍反見化於舜若難爲之父而不得以舜爲子也即如野人之說以此爲父不得而子則可矣豈可謂子爲天子而得以臣其以戲

萬章曰堯以天下四節

此章大指全在一天字完其所以爲天者只在民心也故章末引太誓爲結○堯授天下時把舜歷試諸艱不敢容易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其慎重如將天與之說至二十八有自來也好事者說堯讓天下於許由是以天下爲兒戲矣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之天下能以天下與人

諸天也天子如何能與得行與事一様但以其出乎身謂之行以其加乎民謂之事行事不順利便是天不與舜之行事一一順利天就在此示以與之之意了然則以天下與舜者亦是天耳堯何能以與之乎

曰以行與事示之一節

天子諸侯大夫薦人三段以天子一段為主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猶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也○堯薦舜於天試其行事可為天下之主否舜之行事果即當天心是天受之矣又試其行事可為民之主否舜之行事果即當民心是民受之矣受之便是與之故曰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一節

堯使舜主百神之祭果薦之於天也而百神享之非天受之而何使舜主百姓之事果暴之於民也而百姓安之非民受之而何天受之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而非堯與之矣民受之則舜之有天下也人與之而亦非堯與之矣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百姓安者其此之謂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一節

此又總舜之始終說見舜為天之所與不特一時然也蓋自

相堯以主祭主事至於堯崩之時凡二十有八年精誠之孚於天者久德澤之入於民者深是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可無求天之聽矣乃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民心之所歸即天心之所在也故曰天與之夫然後之中國而踐天子位雖以慰朝覲訟獄謳歌之民心實以順天心而不敢違也向使堯崩之後即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是篡而已矣豈天之所與者哉

太誓曰天視一節

太誓之引只以證民心歸舜即天心與舜之說夫以天與爲說者不是爲堯舜辯蓋因堯舜以立後世之防也天下者天之天下以堯舜之聖且奉天之命而不敢私相授受況於

後世之庸主亂臣者乎

萬章問曰人有言一節

此章大旨亦全在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意盡在此兩句○天下者天之天下天子者天之宗子天以天下與人只問其可安天下而已不問其賢與子也天子以天下相傳只問其孰為天與而已亦不問其賢與子也是故堯舜之傳賢天與賢則與賢也而不拘乎世及之禮禹之傳子天與子則與子也而不背乎讓國之義與賢與子雖不同要皆承天而時行者皆所以為天下也其德一而已矣○問舜禹之避假饒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君之子抑奉君之子而拂天下廢君之子為簒奉君之子為匿是皆

事之至造由避有以致之者而舜禹何必然乎曰堯舜之傳賢皆生時傳之也舜禹亦生時受之也是雖未即真其而天命人心已有定屬矣舜禹之避不是欲天下之我釋不是欲讓之朱均亦不是欲德天命之他屬若然則何不當堯舜之生時辭之也乃既受命於文祖生受之而死又辭之耶背君之命不信令天下無主以致大亂不仁舜禹必不為也愚嘗思其避之之故蓋堯舜死而堯舜之子尚在宮中舜禹若就居其宮是逼其子也孟子云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得之矣故南河陽城之避所以徐待其子之避耳豈是辭天下以讓於人今而反其前所受之命耶晦庵子云舜禹未嘗有取天下之心去而避之惟恐天下之不釋後來是迫於天命人心

而不獲已者耳至於益避禹子之喪卻有可疑者禹在上時雖薦益於天七年然當時見啓之賢遂不傳益而傳啓是禹之傳子生時已定而天下屬之啓矣禹死益又何避乎益益當攝天子之政三年喪畢歸政於啓自以盛滿難居避之箕山之陰也若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歸豈惡賢而共和去之類耳豈是為辭天下之故耶是知舜禹之避避君之子而不忍逼也故其後來有天下也無不獲已之心益之避避已之權而不敢居也故其後來不有天下也亦無可恥之事若說益與舜禹同一避之之故則是益謂我將有天下矣而其後來天下不歸也果如蘇子由不度而無恥之譏哉

○吾君之子不重吾君之有功德重乎之賢足以有吾邦也

丹朱之不肖一節

此承上文來總斷傳賢傳子之出於天天意只在民心將欲與賢時必使賢之相久而得民深又遇子之不肖而不得民此堯舜所以傳賢也將欲與子時必使子之賢而得民又遇賢之相近而得民淺此禹所以傳子也○啓賢能敬為句敬都照人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承繼禹之道○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自其受於人者謂之命與舜與禹而不與朱均是天也亦舜禹朱均之命也與啓而不與益是天也亦啓益之命也然則傳賢傳子皆天命之公而已矣豈有一毫之私意哉

匹夫而有天下一節

此以下只反覆推明益雖有德又有天子之薦而但遇繼世之君賢故不得以有天下○曰夫繼世二節須連絡說下曰夫而有天下又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若有德而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益以遇繼世之君賢耳彼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苟無桀紂之惡天亦不廢之也故益雖有德有薦而亦不能以有天下若伊尹之與周公矣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但不重○益既被薦是禹亦有傳賢之心也而所遇不同故不得而強傳之矣然則傳子之舉乃益之遇不同乎舜禹非禹之心不同乎堯舜也而謗者乃以為禹德之衰謬哉

伊尹相湯以王一節

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是其德亦宜有天下也而不有天下者以遇太甲之賢耳太丁三句蓋只重在太甲顛覆二句亦輕只重在悔過一段悔過遷善述天啓太甲之衷如此可見天不在與子矣故伊尹不得而有天下益之不有天下者其此之類矣○太丁未立而死外丙仲壬二弟俱年小立不得太甲是太丁子年差長故立之顛覆而放之者欲其悔過也放之必於桐者欲其顧湯墓而興思也於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之喪也然放字亦是後人如此說要之伊尹却只藉諒陰之禮聽於冢宰者而為之不是顯然放置也若顯然放其君則是霍光之廢昌邑王矣將何辭以謝嚴延年歟

周公相文武以王天下是其德亦宜有天下也而不有天下者以遇成王之賢耳成王足以繼文武之業可見天亦在與子矣故周公不得而有天下益之不有天下者其此之類與

孔子曰唐虞禪一節

此又引孔子做結局正是衆言淆亂折之聖也夫禪者豈為名而欲辭其子耶蓋不忍以一人之不肖而病天下之赤子也繼者豈為利而私厚其子耶蓋不敢以一時之死讓而燬萬世之紛爭也是禪者宜乎禪繼者宜乎繼家者宜也是以為其義一也其義一則其德亦一矣而可謂禹之德衰於堯舜哉○問孔子又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為家者不若為公道隱者不若道行然則義一之說何

也曰以行事看誠如記所云者以因時制宜者則兼一之說亦誠然也故三代之英與大道之行孔子皆曰有志而又曰禹湯文武由此其選也何有低昂於其間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一節

當時人要便己私者多誣聖賢故有伊尹割烹要湯等議

孟子曰否不然一節

此節是即伊尹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要湯之事○尹樂堯舜之道蓋以堯舜之道爲可樂而樂之也若不是樂便有苦難厭繁之意便撇下了豈肯以此致君而澤民○堯舜之道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尹有言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南軒子以書中自精一外唯此語最精

容此可見尹學識之妙與道而有得矣○道外無義義外無道此以道義並言者猶云理也義也非義非道便不是堯舜之道故曰無大無小一以道義而不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

湯使人以幣聘之一節

此節以下至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是叙伊尹從湯之始末以明其無割烹要湯之事○堯舜之道豈只空於畎畝豈嘗三句尹亦豈真要終身於畎畝者特託以觀湯意之誠否耳蓋始進最要重是道義合當如此我自重而後人重之人重之而後其道可行也夫聘且不遽受矣況未聘之先乎三聘始出而仕矣況未至三聘之時肯以割烹要乎

湯三使往聘之一節

此與下節是伊尹一時之言三使聘之湯之意誠了尹所以幡然而起與我守與三豈若守懸便君為堯舜之君是以所樂堯舜為君之道而輔之也使民為堯舜之民是以所樂堯舜治民之道而澤之也夫君為堯舜之君則吾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上矣民為堯舜之民則吾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下矣與其畝畝之從樂也豈若親見之為愈哉○堯舜之道是尹的骨子為君為民都只為此道耳真箇是志於道德的人不是為功名出也况說富貴乎後人莫說道德併功名亦不志了分明是志於富貴卻說他為功名以功名二字易富貴二字意其初亦以富貴為恥談而諱之也今相忘之矣吁可歎哉

天之生此民也一節

此是伊尹言已所以欲出而堯舜君民之意蓋以天意之所在有不容已辭者夫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爲天民之先覺則覺民之責在予矣堯舜君民而親見其道之行者豈容已乎○知覺是一理先知先覺是一人只云覺民不及于君者君爲民而立覺民是爲君覺之也且君是教化之本不先致君亦覺民不得○舊說知者知其所當然覺者覺其所以然嚴泉子以爲倒了知是全體覺是知之初始人有不知只爲初時不覺纔覺便知覺如夢寐之得醒醒後便有知了人未嘗無知覺特有箇先後先覺者氣清而此知之本體無些遮蔽後覺者氣濁而此知之本體蔽着在內覺雖在後覺亦未嘗無覺也此正是良知覺後知之全

體悉足踐矣便是致良知○詩曰幺也天子降于卿士降是天降之尹真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者天不是以先覺私厚我一人將以我一人覺世上億萬人耳我若負天的意思便厥罪惟鈞矣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都是我分內的事業可委之誰哉

思天下之民一節

此節是因伊尹之言而推其心○如此蓋即尹之言觀之是其說公以為天意既在我使當順天而覺民使天下皆被堯舜之澤可也若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亦是我樂堯舜之道所不能使君為堯舜之所致渚何異我推而納之溝中也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既以天下自任故其集與道民之

不被澤而內溝中者豈止一夫一婦也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則堯舜之道親見其大行而天下無一不被其澤矣不可以慰此心乎（）若已納之溝中聖人憂民之切自是如此此堯舜之心堯舜之道之大者也惟其樂堯舜之道故憂民不得為堯舜之民惟其憂民不得為堯舜之民故要致湯為堯舜之君必如此而後其憂解解無憂之謂樂尹之真樂堯舜之道者也

吾未聞枉己一節

此節承上云觀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此則割烹要湯之事可斷其必無者蓋正人必本於正己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而辱己何以正天下乎若尹以割烹要湯則辱己甚矣安能伐夏救民而正

天下也且聖人之行不同或遠而未仕或近而方仕或既仕而去或仕而不去遠而去者道蓋所當去也近而不去者道蓋不當去也要其歸皆在潔身而已矣然則尹聖人也其身之去就亦同歸於潔而已矣而何有割烹要湯之事哉○輔氏云辱己實由於枉己不可以為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此意亦好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一節

伊尹既無割烹要湯之事然則所謂要者何也蓋要之以堯舜之道而非要之以割烹也尹亦不是與以道去要湯道在尹而求於湯湯之求尹亦以此而尹之得湯者亦以此故以為要究竟不是要也要字之用是借其說而反之即子貢云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歟

伊訓曰天誅造攻一節

伊訓只以證伊尹正天下之事正天下必本於正己觀伊訓說由我始其事於亳則伐夏若雖湯之事而始之者却是尹也尹真個能正天下豈有不先正己而割烹以要湯者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一節

此章於衛條是以處常說不悅條是以處變說吾聞條是以觀人之法說結斷孔子之無所主

癰疽瘠環皆齊君衛君嬖倖的人謂孔子主之誣其緣此以得君也

於衛主顏讎由一節

子路是勇於義者而于之見不悅公山佛肸之往不悅此何

以彌子之言告須知此意重行道上彌子雖不可主然衛卿或因之可得而吾道或因之可行也故以之告孔子○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三句本有命句發下來進以禮是難其進退以義是易於退進退由得我者故下以禮義而不苟若得失則非我所能必者惟付之於命而已一直說下非謂有命故進禮退義也若以命之故而後由禮義是豈聖人之無所為而為者耶○士大夫出處只有箇禮義二字若稍慮及得失末流之弊使為鄙夫之不可與事君了故禮須充到辭讓之盡義須充到羞惡之盡心体自然潔白功業自然光顯

孔子不悅於魯衛一節

孔子不悅於魯衛是不悅於魯而適衛又不悅於衛而適宋

微服潛行者令人莫識以避桓氏之害也過宋是經過宋地不是已過了客若已過了何謂當阨○主司城貞子貞子是宋之賢人故過宋時主其家為陳侯周臣舊說貞子臣於陳侯按闕里誌歷聘紀年年譜諸書孔子過宋後適鄭又去鄭適陳因為陳侯周臣則是孔子臣於陳侯也不是貞子然此句亦是帶說的只重主貞子上○當阨時人多倉皇失措不暇擇主也孔子且為之擇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不擇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乎

吾聞觀近臣一節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是為人主也為君子主則近臣亦君子為小人主則近臣亦小人觀遠臣以其所主是主於人也主

於君子則遠臣亦君子主於小人則遠臣亦小人○君子從

君子之類不苟同於小人○小人從小人之類不敢親於君子

彼癰疽瘠環者小人也謂小人而主之宜也若孔子以之為

主則亦癰疽瘠環之類而已何以為孔子乎○春秋書紀侯

來朝譏失所主也昭公棄晉主齊而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

楚而終以乞盟宗廟成敗之幾皆係於所主而已矣可不謹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一節

養牲者是秦公養牲的人百里奚賣身於他家得五羊之皮

為他食牛或者貧賤時亦有此事但以為緣此要秦公則不賢也

百里奚虞人一節

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造意者晉

而以虞首惡者罪其貪也○人臣之義須以宮之奇為正奇

凡兩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云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虞虢之謂也

百里奚當時亦合諫諫而不入然後以其族行可也孟子不

直說百里奚不諫先說箇宮之奇諫意有在矣

知虞公之不可諫一節

自知虞公至可謂不智乎凡四段以首段為主下三段是推

明首段之意首設言百里奚之不智下則言奚之智如此必

知食牛干主之為污矣自相秦至賢者為之乎凡兩段以下

段為主上段是推明下段之意上言百里奚之賢下則言奚

之賢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君矣○賢智之說都是即彼以

明此奚之智既知彼又豈不知此乎奚之賢既能為彼又豈肯為此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奚既失之於前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奚又失之於後此處卻取之者取奚之智只就去虞適秦一節論前此不究也取奚之賢只就相秦有功一節論前此亦不究也正猶孔子取管仲之仁直論其後來之事其他都置之於不校然識者亦自可意會矣○聖賢不能以脫謗其謗亦不待辨理此章與前二章諄諄然辨之者須要識得箇大意思蓋使百里伊孔果如世俗之議人人便得以藉口凡為養牲癰疽割烹之類者皆可因之進身矣如此而進則卑污苟賤何所不至又何望其正人正天下也此等議一闢仕路庶乎可清而天下庶乎可正矣孟子衛世道的意

思惓惓如此豈徒為百里伊孔辨謗云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四節

叙伯夷之事非君七句是進退之清鄉人三句是居處之清

此皆是清之行故聞三句則是清之化也

此條叙伊尹之事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者

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如此也

叙柳下惠之事汙君六句是事上之和鄉人六句是處衆之

和此皆是和之行故聞三句則是和之化也

叙孔子之事聖至孔子本不可以事數者仕止久速之事蓋

兼三子之清任和而云也夫人之出處知有速者不知有久

知有處者不知有仕即孔子去齊去魯之事觀之則是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所遇者不皆
孫魯而所行者皆有當可之妙可仕可久伯而和也可處可
速非清而何耶○聖人之心至精至融至瑩至淨終無意必
絕無固我無一些粘帶無一些痕迹仕止久速四句渾合着
看看到這地位眞箇是瞻前忽後而不測其機從心所欲而
不踰乎矩神之至矣化之極矣三子可若是班乎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一節

此總斷上文之說聖字不重只重清任和時字總見孔子之
異於三子○問三子之德既各偏於一了何以又謂之聖曰
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無所勉強之謂不必皆協於時
中而後謂之聖也○時字最好元氣在天地間道乎萬古只

是箇時而已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循環無端各成其時循環

無端者其妙無窮也各成其時者各一其妙也總不出一太

極孔子全體太極者故有為為應迹即元氣之所謂時處上

古可也處中古可也處衰世可也其仕與久即春夏之息其

止與速即秋冬之消仕而可止久而可速即自息而消也止

亦可仕速亦可久即自消而息也推移變遷活動流轉不期

而然亦莫知其然矣妙哉

孔子之謂集大成一節

孔子集三子而時出之其所成者大矣故以樂之集大成者

形容其大處○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衆音之條理也

衆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為終所

以終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大矣故謂之大成之樂○始條理者猶孔子之知而知清知任知和無一不知而成其智之大也終條理者猶孔子之終而能清能任能和無一不能而成其聖之大也三子其衆音孔子其金玉乎○問知行既是合一此處又以聖智分始終為兩截何也陽明子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智中也有聖聖中也有智原是一箇理不可分作截然為兩箇也始終字亦不必泥况孔子之聖智是生知而安行也生知安行者可以先後始終分乎○孔子亦不止集三子此處只就清任和而品第也若要縱觀其大還在知言養氣章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説二帝百王群聖人之大成都只歸於孔子者奚盛哉

智譬則巧也一節

此與上條不足兩平上說孔子之大此又究其所以大處上以聖智平重此只重在智謂其聖由於智也○射者由此處而至百步之外是力之所至至而中的或不中的是有巧有不巧也中字指中的說不是泛中孔子與三子同至於聖猶射者同至百步之外也三子至於聖而偏猶射之至而不中的者知射之不中的者由於巧之不足則知三子之偏者由於智之不足矣孔子至於聖而全猶射之至而中的者知射之中的者由於巧之盡則知孔子之全者由於智之盡矣將[illegible]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巧不足是也力有餘者豈以之聖爲有餘於孔子耶○孟子嘗說夷尹諸公與[illegible]

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亦巧力兼全射而中的者歟

北宮錡問曰周室二節

爵祿之制其詳不可得聞孟子亦只如此說要之亦不必求其詳○天子一位節是現爵之大畧天子之制六節是現補之大畧○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節統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至然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

天子一位一節

五等通於天下自為君者說天子公侯伯子男皆是為君者也六等施於國中合君與臣說天子之國至公侯伯子男之國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天子一位提起看公侯伯

子男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君一位提起看卿大夫上中下士是佐君以治國者也○位字俱重見得位有一定之等級而不可亂也

天子之制一節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亦是尊無二上之義○公侯伯子男爵有崇卑故祿有多少千百七十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差多者不可減少者不可增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三句

自此至末亦提起此節看天子之卿大夫士不與列國卿大夫士之祿同卻與列國之君同者尊天子而重王畿也若同列國之卿大夫士則天子亦同列國之君矣豈尊無二上之義乎○受地是受田以田為地者猶俗云田地也侯田三萬

二千畝卿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內六卿八大夫二十七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地分他中士下士未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

大國地方百里三節

此三節君十卿祿祿俱不重只重在臣上君祿已見上故也○大國是公侯次國是伯小國是子男大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三千二百畝君田則三萬二千畝是十箇三千二百畝也故云十卿祿卿祿四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三千二百畝是四箇八百畝也故云四大夫次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二千四百畝君田則二萬四千畝是十箇二千四百畝也故云

十卿祿卿祿三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二千四百畝是三箇八百畝也故云三大夫小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一千六百畝君田則一萬六千畝是十箇一千六百畝也故云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一千六百畝是兩箇八百畝也故云二大夫三等國上士田四百畝大夫田則八百畝是兩箇四百畝也故云大夫倍上士中士田二百畝上士田則四百畝是兩箇二百畝也故云上士倍中士下士田一百畝中士田則二百畝是兩箇一百畝也故云中士倍下士○卿以上三等國不同者以上之祿寖厚若不為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寖薄若又為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

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未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耕者之所獲一節

此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明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後說此耕者所獲之田不論上中下農每夫都有百畝其有上中下等差者以糞有多寡而力有勤惰也庶人在官者後有大小而事有繁簡故其受祿亦有五等之差或與以食九人八人之祿或與以食七人六人之祿或與以食五人之祿總同而又辨異王制之所由盡也如此以周室班祿之制惟有了井田故其制得此蓋井田者君民各有定業祿皆取於公田而不更及於私田雖是貪暴者亦不得而多取也若

行班祿之制而不行井田之制正所謂世祿滕固行之而助法未之行則取於民者無制上下亦不得而相安也井田今不可行矣公私之田各為一定之業豈亦不可行於今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一節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此三句是總意不挾者三而下文獨以貴說者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也且是以此見彼之意貴尚不敢挾况於長乎况於兄弟乎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一節

此條舉百乘之家不挾貴而友者五人是有德之人獻子友之是友其德也無獻子之家三句不重在五人要以獻子為主獻子取人忘己之貴則其己之不挾貴可知矣○問獻子

皆羨其寀而伐尤之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似亦有當貴相者如何曰此貴備賢者之意獻子畢竟是不有其家的人故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一節

此節將小國之君不挾貴而友者子思顏般是有德之人惠公友之是友其德也或以為友或以為師全無挾貴之意王順長息何則是借其成語而引之矣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一節

此條將大國之君不挾貴而友者亥唐是有德之人平公友之是友其德也白入云則入至不敢不飽亦是說平公不挾貴之意然終於此以下轉掩過來須緩云雖非王公之尊賢

然亦不挾王公之貴者矣○平公之友亥唐渡於舟人盍胥
也盍胥曰君不好士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可
謂不好士乎盍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在六翮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為下君之食客千人
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乎于是造亥
唐○天位天職天祿士之所與王公之所有者也平公好士
矣尊賢可終於此而已耶

舜尚見見帝帝館一節

此節舉天子之不挾貴而友者舜是德之極也堯之友舜是
友德之極也○舜尚見之初堯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
曰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論道則廣大而無窮論禮樂則詳

貫而不特論政事則簡易而條達干是館之貳室○館甥貳
室是居的事亦饗是飧的事亦者又也既居之又養之也
晌庵子作堯就饗舜之食是泥下賓主二字要以館甥作堯
為主而舜為賓饗是舜作堯為賓而舜為主殊不思迭為賓主
者堯與舜不是君臣乃忘君臣之分而更迭為賓主之交也
耶竟是堯為主以舜為賓然見堯舜之至處然所謂賓者亦
只是待以賓禮耳不是延之上坐若果坐之於上則除却君
臣不論而甥舅之禮亦乖矣可乎哉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一節

此節把尊賢與貴貴並說見得尊賢貴貴是一樣的義要醒
當時要人並知所重蓋為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者發

也尊賢即友士之類義者宜也貴貴是所宜貴尊賢亦是所宜尊其宜一也不謂之義一而何哉○為君者固當尊賢為賢者亦當無負其尊敬心而沃心獻可而替否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使其君得躋於堯舜三代之隆者纔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不然徒責人之尊而無益於家國天下則君將曰此輩實長並競尊之何為也挾貴慢士之愆不反以此而開亂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一節

萬章此處是為君子受諸侯之禮際而問直到今之諸侯五句纔發其意以上雖多問難只為此五句張本以下問孔子之仕又是因獵較而帶說之也

曰卻之卻之一節

上云恭也就餽物者說此云不恭就卻物者說其所取之者義不義乃是見之於辭者故下萬章云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物庵子作是心裏稱計則是以心卻而不是以辭卻了而後受之下要照不義則卻之之意夫計其從來之不義則是卻其物而輕其人也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之耳

曰請無以辭卻之一節

交接是一事道是大綱禮是節目交以道者非無處而餽之也接以禮者餽之時又有節文可觀也斯孔子受之則不必以辭而卻之亦不必以心而卻之雖或取之於不義亦所不計矣說及孔子者盟人禮義之中正也而且受之況吾人乎

萬章曰今有禦人一節

殷受夏周受殷四句闕之是也若強為之說則云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而辨者于今烈然為甚明也如之何可受其餽耶

曰今之諸侯取之一節

君子受諸侯之禮際暗指孟子于以為有王者作三句是以法論諸侯本不同於盜夫謂非其有而取之三句是以理論諸侯亦不為真盜總是辨其御禦之說也○禦人是真盜諸侯取非其有非真盜若以取非其有為真盜是從不義之類充而推之到義之至精至微盡頭去處凡有一毫非義者皆不可取茍取了一毫便於義有害便亦是禦人之類故曰充類至義之盡也然而此豈可以論人耶論人者不可充類至

義之盡則諸侯之非真盜也明矣○孔子亦獵較是隨魯人去獵較不特止他不是自己亦去獵較也獵較爲取物上說與上文亦略相蒙諸侯之禮際尤非獵較之可比者獵較猶可而况受其禮際乎前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不當卻此是何意君子之受賜爲事道計耳故下文詳說孔子事道云○問孟子教人為義直到充無穿窬之心乃不以充類至義之盡責諸侯何也曰責人要輕責己要重此處特為諸侯云耳要之吾人於辭受須充類至義之盡聖人義精仁熟受之亦無不可吾人却要嚴之又嚴必不得已纔受之蓋嚴亦不可放過也亦似如貨人而已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一節

自事道至為之兆是說孔子始之仕魯為道也自兆足以行
至未嘗終三年淹是說孔子終之去魯亦為道也○下節說際
可公養之仕亦皆為道亦不却交際之一驗也○魯人獵較
只因祭器未正要以四方之食來供祭器故孔子先以簿書
正了祭器某位用某器某器用某食都不以四方難得之食
供在簿書所正的祭器上此聖人潛消默奪之功器既有常
數而實既有常品則不必取之於四方而獵較者亦將自廢
是雖不急急於變俗而亦自有變俗之道矣○聖人所以不
去者蓋小試吾道之端示人知獵較一事但以簿書正祭器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使人人之自知獵較之不可而吾道
之可行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未知吾道之可行

吾輩聚其小者整頓之人心未孚而已駭小弊未能革而身已不見用矣可謂智乎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一節

上云孔子之仕正是見行可之仕正在季桓子之時因歷數其仕如此以道為兆者固有見行可之仕然又有際可之仕又有公養之仕於衛靈公衛孝公是也○見行可之仕是為道也際可公養之仕亦是為道也蓋際可公養都是緣此而冀其道之行耳若專為禮而為祿何以為孔子乎○問孔子本仕於定公乃云季桓子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作主不得孔子之仕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便去之要之聖人是走盤珠盤無傾欹珠無止息故可仕於桓子吾人却不可以

此為例楊龜山之於蔡京胡康侯之於秦檜許平仲之於元儒正被此例壞了英雄迄今笑之須是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若曰無可無不可則珠將墜地而碎矣可乎哉○晦庵子以孝公為出公輒之拒父不孝已甚衛人雖無知肯以孝謚不孝乎方山子疑為公子郢是也○際可公養之仕亦是不卻交際之一驗孟子之善其禮際而受之也其以孔子者此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一節

此論為貧而仕者為貧而仕是主為養而娶是比

為貧者辭尊二節

[illegible]為貧者道與時宜自不得尊官何待於辭曰此辭字不是人與之而我辭之方是我自辭去而不枉道以求居也○辭

尊居卑辭富居貧是擇而居之字、路曰貧而誅處不擇地而仕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則非矣○抱關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閉者莫重於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亦不是限究只作此官將以此為例如下委吏乘田之類亦是也○卑官雖無行道之責濟祿亦無苟受之理故為抱關擊柝等官則雖不行道而亦不苟祿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一節

此引聖人之事作樣子聖人為貧而仕亦但為委吏乘田來會計當是錢穀出納之明允適牛羊茁壯長是肥壯而又有生長也而而已矣云其職止此此外則無大事正見其職之易稱耳○[illegible]委吏便思稱其職見有稱其職之心而

後可以苟且從以聖人為小官未嘗有不屑之意且不肯苟
焉而已必思所以稱其職此可見朝廷無不可荷為之官亦
無一等官可以苟且而不必盡職者士大夫於此是好思量
尊卑厚薄處都不要計較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是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推為貧而仕者辭尊富而為卑貧之故位卑言高者有罪
為貧而仕者道與時違卑位而不言高則無罪了若居尊
位而立乎人之本朝使有行道之責而道之不得行是可恥也
此所以必辭尊富而為卑貧也歟○今人於位卑言高者便
知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而道不行者則不知其為恥而

胥犯之卻不思罪自外至者被𩝐餓猶可說也恥自內生

者當恥而不恥是謂無羞惡之心非人矣人而不恥人也其君案而命歟者哉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一節

士之不託諸侯三節是言為士者自處之道繆公之於子思

三節是言為君者待士之道

士託於諸侯是食諸侯所賜之祿諸侯一句輕只重在士上

萬章曰君餽之粟一節

君有周民之禮士雖貧而無位亦民也餽之便是周之所以可受

曰周之則受一節

賜即是託賜者有常數周者無常數惟其無常數故無常職

者皆可受惟其有常職者後可受彼抱關擊柝官雖至卑然

亦有常職而可食於上士則無常職者若託於諸侯而受其賜便是僭分而不恭矣以此不敢受

曰君餽之則受之一節

君之於士常餽可常以君命則不可繆公於子思數餽於肉意固是美但數以君命而餽則不是矣及子思不受遂絕不來餽則又不足矣〇問子思何爲摽使而不受不受而必於卒也曰前此遷延繆公之悔悟及終不悟然摽使而不受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曰不受可也摽使不已僣乎曰受之則延於內而請出在外非若今人之逐去也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一節

以君命將之五句正是養君子之道子思以下又以繆公之失說見消養君子者不可常以君命也○不以君命則失之簡常以君命則失之瀆故始而餽以粟繼以肉也以君命將之君而表吾尊賢之誠其後粟或無也繼之以廩人肉或無也繼之以庖人不以君命將之而竟賢者亟拜之勞則既不失之於簡又不失之於瀆此之謂養君子之道者

堯之於舜也一節

堯之於舜能養之又能舉之可謂悅賢之至者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則不止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矣後舉而加諸上位位冠百僚之上則又迥異乎不能舉者矣○養君子者須以堯舜為法為君子者亦須要法子

思若是俛首帖尾僕僕然利其豢養之私而失吾養高之節
則君亦犬馬畜之而已矣又何望其道之行耶故秦漢而下
士賤君肆者正以士大夫急於利祿而上之人遂持此以驕
天下士也若子思者其可得而驕之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一節
此孟自往見不義以上是言士不可見諸侯以下是言諸侯
不可召士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一節
往役不往見此問亦好若非此問何以得義不義之說○天
下之達尊曰爵曰德朝廷莫如爵故君以庶人待之而召之
役士亦以庶人自處而為之役尊君之爵耳輔世長民莫如

德故君以士待之而召之見士則以士自任而不往見尊吾之德尊道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此所以皆謂之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一節

多聞是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盡在胸中可以備顧問而爲師資也賢是即其胸中之大蘊蓄者發出來做大事業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也此不是尋常的賢故須君就見而不可召

繆公亟見於子思一節

繆公云千乘之國便有驕士之意似以友士爲屈了子思抗辭以答之是欲折其驕而使之下士也以位三句輕只重以德二句友且不可况可以友爲屈乎召比友又下一等矣而可加之士乎

齊景公田一節

君固不可召賢君召之賢者亦必不往故引虞人不往之事

曰敢問招虞人何節

萬章因虞人之事問此此意不重周尚赤旃通是赤色之帛別無文飾旌旂亦是用赤帛但旂則飾以蛟龍旌則飾以文采各象其人而為之也

以大夫之招一節

虞人庶人是賤者大夫士是貴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以士之招招庶人皆招之貴者也虞人庶人且不敢往況以庶人之招招賢人則招之賤者矣賢人豈屑往乎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一節

賢人是以道自處者故君欲見之亦須以道義之道路也禮

之道門也唯賢人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見之以禮義是以其道也便可得而見召之則非禮非義而不以其道是塞其路而閉其門矣賢人之可得而見乎○問君以禮義見賢者是如何曰如莘野之聘伊尹築巖之命傅說以見賢賢之遠者渭水之載尚父草廬之顧孔明以見賢之近者便是禮義有禮義便是有道有道之君便能行道賢人以行道濟時為心者故必如此而後得見也不然蒹葭白露宛在中央而紀君洵之何哉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一節

賢者守禮義而不可召孔子乃仕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然則非禮義與此問極好但不知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也惟其時而已矣為士時則以不避召為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

為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府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祖律乎○臣子之道賓師之道都見此章亦都是孔門盡得臣子知不俟駕之道也則必恭我之職而尊君之大矣賓師知不悅友之道也則必忘人之勢而遂我之高矣孔門之聖愚真無一不備者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一節

一鄉之善士是我為一鄉之善士也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都只平平說晦庵子云善蓋一鄉竊恐若既蓋一鄉了則一鄉皆不如我之人又與之友可乎此云善蓋一鄉而斯友一鄉之士猶可也若云善蓋於古而斯友古之人也可乎○

問友人之善必先我有善是知何曰我若不善便不知人之善而取之且人之善者亦將遠我安得而為之友乎

以友天下之善士一節

古人是詩書中所載之人物頌詩讀書者尚友其言論世知人者尚友其行古人之言善言也故友之以資我之言古人之行善行也故友之以資我之行詩書亦不拘定詩書兩經大率詠歌傳記之類都是詩書論世者即其頌詩讀書而論其性情政事也尚友句只承古人說取友之道至於如此不是進而上之者乎

善之理無窮友之取亦無窮我此理人亦此理一鄉一國此理天下亦此理今此理古亦此理理者心之神明我雖全此

神明又須得友以爲輔輔之者不是益其所本無只脩不怠亦惟極盡此神明之量耳此章可見聖賢之視已最虛視天下古今之理最無窮視人心最相遍群所以善與人同而文王所以望道未之見也歟○

齊宣王問卿一章

王何卿之問者王問何等卿也故王又問卿不同乎○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必大過諫而不聽纔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雖小過諫而不聽亦便可去反覆二字尤宜深體一、兩諫不聽者安知其終不聽而過終不改矣或易或去纔無害若未到反覆時姑以一、諫塞責而遽易位而遽去之則是篡也逃也可乎○人君讀此章直是心膽俱寒了貴戚可

原缺